

名醫沈力揚行醫胞與為懷

● 陳福民 · 周振華

常州旅臺名醫沈力揚國防醫學院畢業，專長神經外科，曾赴美國進修

，以優異成績取得醫學博士學位，返臺任職臺北榮民總醫院。由於醫術精湛，醫德尤稱於時，活人無數。

常州旅臺名醫沈力揚國防醫學院

是成吉思汗後裔，滿清入主後納入正黃旗名下。

沈力揚有一姊沈美深，姊弟情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父母家人都在大後方，先廣州，後重慶，祖父、伯父母在上海。一九四五年春天到重慶時，抗戰已勝利，家裡又添了一位

沈力揚幼時適逢對日抗戰，也逃過國共內戰的亂世。上海陷共後，到過蘭州、寧夏、重慶，沿著長江上去，順著黃河回來，經歷了不同省分、

少年時期流離歲月

沈力揚，字悟篤，江蘇武進（常州）人，一九三四年七月廿九日生於上海。原名沈君強，後因上海淪陷日寇時，偽上海市長名叫羅君強，不齒與叛國者同名，而改為力揚。父親沈

沈力揚幼時適逢對日抗戰，也逃過國共內戰的亂世。上海陷共後，到過蘭州、寧夏、重慶，沿著長江上去，順著黃河回來，經歷了不同省分、

郭，上海光華大學畢業，為服務政府廉潔正直的一介公僕；母親鮑友梅，

沈力揚幼時適逢對日抗戰，也逃過國共內戰的亂世。上海陷共後，到過蘭州、寧夏、重慶，沿著長江上去，順著黃河回來，經歷了不同省分、

過蘭州、寧夏、重慶，沿著長江上去，順著黃河回來，經歷了不同省分、

沈力揚幼時適逢對日抗戰，也逃過國共內戰的亂世。上海陷共後，到過蘭州、寧夏、重慶，沿著長江上去，順著黃河回來，經歷了不同省分、

些自暴自棄。

一九四九年，沈力揚到臺灣後，

已是初三的學生，得到教育部發的證明，進入台中二中。到台北後，考入台北市最好的建國中學，直到畢業。建中是大學聯考全臺升學率第一的高中。沈力揚在校逐漸發展各方面的興趣，除對理化特別感興趣外，並自動研習詩詞、繪畫、歌唱、書法及刻印等課外興趣。

考進國防醫學院習醫

沈力揚一九五五年建中畢業後曾考取普通大學，同時考取屬於軍校的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國防醫學院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在上海成立，院址設於上海江灣，係現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前身。當時的軍醫學校特聘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教授專家學者任教，或主持院務。由曾任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主任林可勝博士為首任院長，後任院長為盧致德博士，另有外科名醫張先林、內科丁

農教授等。

國防醫學院於一九四九年三月由上海遷至臺灣省臺北市水源路，院長仍為盧致德博士。盧致德院長，廣東中山人，與國父孫中山先生有葭莩之親。於一九二〇年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畢業授美國紐約大學醫學博士，留校任教。國防醫學院設有醫學系、牙醫學系、護理學系、藥學系、公共衛生學系及碩博士研究所，另外還有附屬的三軍總醫院。當時臺北的榮民總醫院亦為其教學醫院，而且由盧致德院長主持，後來又創辦陽明醫學院。

當時臺灣只有臺灣大學附屬的臺大醫學院，施純仁教授認為，當時國防醫學院，無論師資和設備，都超過臺大醫學院。

沈力揚決定入學國防醫學院，是受到母親的影響。原來他母親當年想讀協和醫學院護理系，未能如願，希望兒子能夠繼承其學醫的宿願。經過家庭會議後，沈力揚決定進入國防醫

學院學醫。

沈力揚於一九五五年暑假到國防醫學院報到入學。然後南下到鳳山陸軍官校接受為期四個月的入伍訓練。這是一項入伍生的新制度，海空軍校及其他軍事院校的新生，自本學年起一律到鳳山陸軍官校接受嚴格的新生入伍訓練。

當年筆者已於金門考入國防部政工幹部學校第五期政治系，與沈力揚同在鳳山陸軍官校接受入伍教育。每週在大操場司令臺前踢正步，唱黃埔校歌，發揚黃埔精神。可惜當時不認識我的同鄉沈力揚；再者，軍校已改新制，蔣介石的長孫蔣孝文亦正在陸軍官校，常見其一個人在校園漫步。

沈力揚從鳳山入伍結訓後，開始醫學系五五期為期六年的漫長醫學教育。在學期間，沈力揚是個非常活躍的人物。國防醫學院的功課繁重，許多學科如物理、生理、藥理，都是不講「理」的難過關。但他談笑之間，

即可輕鬆過關，還有許多精力參加橋牌、圍棋、辯論、郊遊爬山等課外活動。有高談闊論的地方，必有他清晰高昂的聲音。他的辯才，從容不迫。

國防醫學院是一所軍事大學院校，沈力揚自述：大學時代，在國防醫學院嚴格的軍事管理下，我們沒有一般大學多采多姿的生活。按國防部規定，學生除授予醫學課程外，還得配十分之一的政治（社會科學）課。沈力揚在國防醫學院接受醫學科學真理的啟發、培養追根究底的學術精神，尤其對外科特感興趣，於一九六二年以優等成績畢業。其後分發至剛成立不久的飛彈營當醫官，這是陸軍重要軍事單位，後來改為飛彈指揮部。能分發到這個最先進的部隊服務，是沈力揚的榮譽。第二年，分發到宜蘭後送醫院。

選擇專攻神經外科

有古希臘神醫和醫學之父之稱的

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西元前四六〇—三七七年）嘗說：「想當外科醫師的人，應該到戰場去。」沈力揚為了做更多有意義的事，為官兵服務，便與兩三好友，志願申請支援金門外島前線，才有機會到金門料羅灣陸軍八四四醫院服務，同時支援金門山外衛生所。在基層服務兩年後，調到在臺北市小南門的第一總醫院（現在的三軍總醫院），選了神經外科。

當時三軍總醫院的神經外科主任施純仁教授，是國內唯一致力神經外科的專家學者。

施純仁是沈力揚的恩師，是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後來進入聯勤臺灣總醫院（即陸軍第一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前身）服務。由外科部主任張先林博士於一九五六年保送赴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蒙特里奧學校醫學研究院深造，一九七五年擔任三軍總院外科部主任，對神經外科醫學發展有卓越貢獻。國防醫學院特於一

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授予施純仁名譽醫學博士學位。

沈力揚是施純仁的得力助手和門徒，他說，那時的住院醫師獨攬一切，從實習醫師到專科醫師的事務，連放射線都得自己操作。從暗房裝片到檢查、沖洗片子，樣樣都得自己一手包辦，正因此使他學到了很多實務的經驗。沈力揚對最困難的腦血管×光攝影最努力，在無安全防範的工作臺上，受了不少的放射線，可能就是日後罹患血癌的初因。

沈力揚在三總外科部時，有人說：「三沈」做得很好，就是沈世甲、沈漢玉、沈力揚。三人情同手足，行醫同獲好評。沈力揚做了五年住院醫師和總醫師，一年主治醫師。

沈力揚求學，注重實驗。他在當住院醫師時期，自己做了一套透明的腦實體標本，並將之切成斷層，這樣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部分的解剖位置。那時候，醫院還沒有動物實驗室，

也沒有經費，他自己做貓的腦神經實驗，將他的活動實驗室——貓籠，和他那隻頭部繫了白紗布的貓，帶來帶去，東放西置。有時候，突然發現貓籠就在洗臉池的底下。沈力揚學生時期，也曾住在三總宿舍的枕邊放置著人的頭蓋骨。他說：我不止擺在枕邊，還抱著他睡覺。原來，他是在訓練自己的觸覺，想摸清楚頭蓋骨。他買了一架近距離鏡頭照相機，自己攝取外科病理標本，又自己沖洗，做成教學幻燈片。他又常跑衛材庫，去尋找那些被擱置遺棄了的有用器材或儀器。他的求精求好，不畏艱難，對醫學近乎狂痴的熱忱，是他人不能及的，沒有這樣的精神，就難有特別好的成就。

赴美留學終成大事

沈力揚於一九七〇年通過美國國外醫師資格鑑定考試，以美國國務院學生交換計劃赴美，進入波士頓（Boston）的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擔任神經外科臨床研究員。

留美的第二年，經費格教授大力

推薦，沈力揚得以晉見新英格蘭醫學中心神經外科主任司坦同博士，經過一整天的親自測驗，獲准進入夢寐以求的訓練計畫，接受四年完整的神經外科訓練，在此世界一流的學術環境裏，沈力揚得以一睹廟堂的奧妙，各種新奇的研究技術，使他不忍放棄任何求知的機會，每日的工作學習時間比在三總時增加了許多，他真正感受自己的不足，開始從神經的基本醫學紮根。神經解剖、神經生理、神經病理，根基打好後，許多以往想不通的事便豁然開朗，加上他原本具有的定位力及耐力，許多新的醫療技術，特別是腦血管手術及顯微手術，如：蝶骨經鼻竇開腦下垂體手術，頸動脈內膜摘除及顱內顱外動脈血管吻合預防中風的手術，腦部立體定位手術等，從此更上層樓。今日榮總堅強的神經外科陣容，乃至臺灣近年來神經外科的突飛猛進，都是他在辛苦學習帶回的

成果。

當沈力揚完成專科訓練時，已有不少美國醫生看中他的才華，希望以優厚的待遇與他合作執業，這當然不是他當時出國進修的初衷，他要將世界一流的神經外科醫學貢獻給國內的同胞。當時榮民總醫院外科部主任盧光舜教授已注意到這顆彗星，抱著受人責難的壓力，將榮總神經外科主任的位置空了兩年等待沈力揚，沈力揚對盧主任的要求祇有一件，神經外科一定要有獨立的訓練計畫，因為當時國內外科屬下各科並無獨立的訓練計畫，四年住院醫師被輪流分派到各科打雜，在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時並沒有專科醫師的能力，這是沈力揚回臺前即想改革的第一件事。

膺任榮總神經外科主任

一九五四年，政府籌建榮民醫院，委請國防醫學院盧致德院長負責策劃，於一九五八年籌備完成。當年七

月，榮民總醫院成立於臺北市北投區石碑，開始作業。盧致德兼任院長，各部門主管及主要技術人員多為國防醫學院人員兼任，合兩院為一體，致力於榮民總醫院之建設，使成東南亞規模最大的醫院。

沈力揚於一九七五年七月在美國完成了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訓練，同時通過了美國神經外科的專科醫師考試。臺北榮總外科部之神經外科主任一職已空懸了二年多，外科部主任盧光舜認為沈力揚是最佳人選。於是沈力揚毅然揚棄美國高薪留他的機會，攜家帶眷返回臺灣到榮總效命，出任榮總神經外科主任一職。

沈力揚初任榮總神經外科主任，其首要的工作是如何推動全體醫師對於腦血管疾病的認識，和提倡可達到預防效果的外科療法。

沈力揚自一九七五年接下了榮總神經外科主任，他優異的領導及知識，吸引了許多優秀住院醫師，這個冷

門科在短短四年內由十數張擴張到一百張病床。在此期間，他開創了國內第一個神經外科加護病房，每年實施約八百個以上重大神經系統的手術，其中許多都是國內尚未做過的，有一次因缺少助手一個人開腦血管瘤，足足花了卅六個鐘頭，其耐力之強，可列入世界紀錄。而顯微手術技術的加入，更帶給整個外科新的境界，因此當沈力揚帶領的團隊在第五屆亞澳地區神經外科學會上發表六篇論文及五部電影時，使不可一世的日本同業及自視甚高的澳洲醫師都甘拜下風。

前臺北陽明醫科大學校長張心混教授說：沈力揚回來後，一心一意想要提高國內神經醫學水準，留在榮總拿微薄的月薪，全心全力投入專勤，也因此獲得鄒濟勳院長等的器重，以及同仁的敬重。鄒院長認為沈力揚的性格接近狂狷，套句現代話就是「有個性的人」，惟其有個性，他不作牆頭草，不依違兩可，不隨波逐流。這

對充滿鄉愿氣息的社會，不可多得。

五年後，也就是一九八〇年，沈力揚繼盧光舜教授為台北榮總外科部主任。當時外科部有極少數同仁對之頗有微詞，在推行工作時，不太合作。沈力揚相當沮喪，但鄒濟勳院長對他的信心始終不二，鼓勵他展佈宏願大志。後來他籌募到雄厚的慶齡基金會，更以其雄才大略，培養各方面與神經醫學有關的人才。

成立慶齡醫學基金會

嚴慶齡與吳舜文伉儷在臺灣創立裕隆汽車公司和臺元紡織公司，是著名的企業家。嚴慶齡先生是江蘇無錫人，吳舜文女士是常州人，其父親吳鏡淵，母親諸慧芳，為常州士紳世家，有謂「延陵世澤」。吳舜文幼時就讀常州教會學校，後因戰避居上海繼續求學。

嚴慶齡先生於一九七五年六十二歲時罹患腦神經萎縮症，此時，沈力

揚正積極為神經科學基金募款，當其

受到大企業家嚴慶齡及其夫人吳舜文
的賞識，贊助捐款新臺幣三千萬元，
成立慶齡神經科學發展基金會。

嚴慶齡一直深信，發展汽車工業
是弱國走上強國的捷徑。他為發展臺
灣的汽車工業殫精竭慮，在裕隆汽車
慶祝產量突破五萬台的大會上，他竟

無法宣讀講稿，吳舜文第一次面對丈
夫的真实病情，乃請榮總神經外科主
任沈力揚替嚴慶齡做腦部顯影檢查，
證實嚴慶齡罹患腦神經萎縮症，腦部
已明顯退化。這種病例為世界罕見，
「連開刀也沒有用」，因此病況必將
持續惡化。嚴家已成為一個醫療器材
充斥，醫生護士進出頻繁的住所。

此時，吳舜文女士的坐骨神經的
病灶復發，她發覺自己無論行、坐、
臥，腿部都痛不可抑，乃延請沈力揚
主任為她檢查，發現靠近腿部的脊椎
被腫瘤阻塞，因而壓迫神經，造成疼
痛；至於腫瘤是良性或惡性，非開刀

不能分曉。

沈力揚以精湛的手術，為常州同
鄉吳舜文女士的神經與脊椎之間取出
一顆橄欖大的良性瘤。此時，吳舜文
已六十六歲。而身為常州人的沈力揚
主任，醫治好了常州在臺的著名女企
業家，已成為非常有意義的歷史佳話

中山醫院董事長、國防醫學院校

友會會長陳福民教授說：「當嚴慶齡
夫婦捐出大筆基金後，沈力揚立即著
手栽培人才，預備成立世界一流的神
經醫學中心。他更利用這筆基金作了
許多事，包括將醫學教育推廣到社會
，支持基礎醫學研究，及協助國家推
動公共衛生。」後來又推行醫師在職
繼續教育，製作醫學講義及錄影帶，

由中華電視臺每週播出三十分鐘，使
開業醫師及一般民眾受益良多，受到
臺北榮總鄒濟勳院長的肯定。當時榮
總神經外科主任李良雄認為沈力揚對
醫界的重要貢獻有三項：

一、改變腦外科醫療作業之陳舊

觀念，注入新時代作風，使之面貌一
新。原腦外科之醫療傳統，大多數囿
於腦瘤，及腦出血醫治等範圍；沈力
揚則極力推展腦血管外科，使腦外科
之領域擴大。

二、創辦顯微外科訓練班，此不
僅對腦外科有甚大助益，其他相關外
科，亦獲同等好處。

三、為臺灣醫師繼續教育作了示
範與開拓，嘉惠甚多神經內外科醫師。

上述係沈力揚的計畫，以嚴慶齡
醫學基金會和中華電視臺及榮總之長
期發展，期望將神經外科領域闢出一
片新天地。

抱病奮力救治孫運璿

當代典範前行政院長孫運璿資政
，一九八四年二月廿四日凌晨在書房
跌倒，由女兒孫璐西和家人護送到臺
北榮民總醫院急救，心臟內科主任姜
必寧趕到急救，診斷是「中風」。

孫院長到達榮總後即做斷層掃描，確定腦中汨汨出血，急送到專用之第六病房，醫療小組與孫夫人俞蕙萱及家人商量救治事宜。外科部主任神經外科名醫沈力揚對孫夫人說：家屬有兩個選擇，立刻開刀，可停止出血；但開刀會有生命危險。又因為孫院長得過心臟病。曾在美國經余南庚院士治療，所以有所顧慮。當時蔣經國總統非常關心，要求余南庚回台診斷，未及時進行腦部外科手術。當時，

孫夫人曾說：「只要能看到他的人，我幫他推一輩子輪椅也甘心。」

第二天（二月二十五日）早上八點多，蔣經國急趕到榮總看望，蔣的心情是沉重的，詢問「余南庚何時回來？」並說「打電話要他馬上回來。」余南庚院士在洛杉磯趕搭華航飛機到臺北，立即趕到榮總，檢查孫運璿狀況，腦中出血量增加。他與醫療小組商量後，決定當晚開刀，取出血塊。余南庚負責看管孫運璿的心臟狀況

，由沈力揚主刀取出孫腦中的血塊，盡心盡力進行精湛手術，救治國家閣揆的生命。

當時沈力揚已罹患血癌經年，並已封刀，但仍奮力救治孫運璿院長，曾說「用我的一命換院長一命，很值得。」當余南庚走出手術房，向守候在病房裏的孫夫人和女兒孫璐西、女婿黃鎮台說：「情況良好，已清淨血塊。」五個小時後，孫院長就醒了。

孫家人都說孫院長重生是沈力揚主任的「傑作」，孫院長女兒孫璐西說：「家父視沈主任為救命恩人」。而且，孫家人打從心底崇敬沈主任，對沈不顧自己的健康與體力負擔，為孫院長動其自己病後的第一次手術，

感謝不已。沈力揚總是謙虛而誠懇的表示這是他職責所在，他更說為了孫院長，豁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當時，沈力揚說，孫院長手術雖然成功了，但到底能復原到什麼程度，仍要看孫院長有多麼努力地做復健工

作，因此，非常關心孫院長的復健進展。另外，沈力揚也喜歡與孫院長談天，有時也會給孫家人看他寫的文章，孫璐西就說：「從文章內可以看出沈力揚不但是位聰明絕頂的天才型人物，更對國家社會和中國人充滿了無比的熱愛。」

孫運璿院長經沈力揚手術救治成功後，雖需依靠輪椅行動，但復健多年，仍健康生活，至二〇〇六年初過世，享壽九十三歲，距當年的中風手術已過了二十二年，足見沈力揚精湛的醫術，更因其救治孫運璿院長腦中風手術成功，受到欽佩和讚譽，名滿醫界。

大力培建「陽明精神」

國防醫學院院長盧致德兼任榮民總醫院院長，一九七四年又奉命籌劃成立陽明醫學院，以培養榮民醫院醫護人才，拓展醫學教育園地，經多年努力，今已成爲臺灣地區第一所最好

的醫科大學。以研究型大學自居的陽明大學，在學術成果的表現上，已深受國際肯定。根據統計，陽明大學在平均每位教授發表的SCI論文數量，

高居兩岸三地各大學之冠，在生命科學與醫學兩個領域上，陽明都是台灣的指標性大學。「陽明的目標是全力發展成為生命科學與醫學的研究型大學。」陽明大學校長吳妍華指出，陽明是少數研究生多於大學部學生的大學，僅有七個學系，卻有三十個研究所。

沈力揚教授接任榮民總醫院外科部主任時，並兼任陽明醫學外科學系主任，台北榮總也是國防醫學院和陽明醫學院的教學醫院，以期臨床與醫學結合。

沈力揚對「陽明精神」的建立，寄予無限期望。從他身上看到真正的「陽明精神」，那就是真知力行，仁心仁術。他的雄心壯志就在陽明大學。他說：「十年後，如果社會上能把

有良好醫德、醫術的醫生認定為陽明醫學院畢業的『陽明人』，那麼『陽明精神』才算真正地建立。」

陽明醫學院首任院長韓偉博士，係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四九期畢業，原任私立中原理工學院院長，因著有聲譽，乃延聘其擔任陽明醫學院院長。

韓偉和沈力揚同為陽明醫學院醫學教育而盡心盡力。而不幸的是，韓

偉院長竟罹患惡性腦瘤，沈力揚親自操刀為韓院長割除腦瘤。手術中沈力揚已知腫瘤難以完全除淨，復發的可能性極大。篤信基督教的韓偉常與沈力揚討論宗教，沈力揚指出，韓偉與他對宗教和大自然的看法相去不遠，唯一不同者為韓偉篤信主宰一切的神是耶穌基督，而沈力揚並不信這位神有固定的名姓和型態，雖然神主宰人類從單細胞生物演進到萬物之靈的複雜歷程。

才女青睞喜結連理

沈力揚的愛妻陳美靜，是位「慧眼識英雄」的才女，她畢業於臺北護理專科學校。

臺北護專和國防醫學院都位於臺北市內江街和水源地，兩校學生時有共同的社團活動和舞會，護專女生後來有多人成為國防醫學院的眷屬。沈力揚與陳美靜是同在「中心診所」服務時結識的。

台北「中心診所」與國防醫學院有密切關係，當時盧致德院長以為學院教學人員待遇微薄，不足以樂業，乃本諸醫學為社會服務的宗旨開設「中心診所」，收取診費，充作技術津貼及同仁福利，以維持專業人才。中心診所因有名醫駐診而名聲大彰，求診者盈門。馳譽南北，而今已改制成為「中心診所醫院」。

陳美靜自臺北護專畢業後，便在「中心診所」服務，診所設在位於臺北市小南門的三軍總醫院內。外科醫生都要到中心診所擔任三個月的住院

醫師，當時沈力揚輪調到中心診所，陳美靜才聽到沈力揚的名字，知是位好醫生。沈力揚則在中心診所服務六個月，對病人非常有愛心，對工作同仁耿直熱心，所以大家都喜歡沈力揚大夫。有一次，沈力揚對陳美靜說：「以後如果有錢，要免費替窮人開刀治療，因人窮已很可憐，再加上病就更可悲了，要給他們一點溫暖和幫助。」陳美靜聽了很感動，對沈力揚有一種崇拜的感覺。她親眼看到沈力揚走過義光育幼院，把身上的錢投進了捐獻箱，使她滿心敬佩。

陳美靜於一九六九年赴德國進修前，沈力揚在三軍總醫院擔任神經外科主治醫師。二人的感情已由同事進展到男女朋友。沈力揚對陳美靜說：「跟著我生活，溫飽不必發愁；但享受是談不上的，這妳要有心理準備啊！」稍後，陳美靜去了德國，沈力揚則於半年後到了美國，進入波士頓Laney Clinics。出國前，雙方有一份

默契。一年半後，美靜終於從德國飛到紐約和力揚重逢了。於是，兩人由波士頓到了紐約，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聯合國教堂舉行了婚禮。同學好友陳福民做伴郎，滿心為他們祝福。沈力揚在美是外國交換醫生，等於廉價勞力，待遇很低，婚後一年生長子沈百立，二年後又添女兒沈百欣，以美國高昂的生活程度是相當清苦的。

一九七五年，沈力揚完成了神經外科訓練，立即帶著愛妻和年幼的子女回到臺灣，出任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陳美靜說：「有榮總這麼好的工作環境，很幸運地能開展他的理想。生活依然忙碌，要做的事更多，但是他比在國外時更快樂了。」她還說：「婚後發現他比結婚前更多的優點。」「我們剛結婚時，他就常對我說：『吃虧就是佔便宜』那時我還不太了解這句話的真義，很不以為然的說：『吃虧怎麼會是佔便宜呢？

我不要佔別人便宜，也不願讓人佔便宜，這樣才公平。』他聽了就說：『以後妳就會慢慢了解的。』」「和力揚給我的比較起來，我給他的似乎太微不足道了。他是一個好丈夫好爸爸，更是一個好醫師、好老師，教給我和孩子許多做人與做事的道理。他天性樂觀、善良，任何時候都是快快樂樂的」，令人讚佩不已！

杏林典範名垂醫史

沈力揚醫師自一九八三年初罹患血癌多年，經榮總全力救治罔效，不幸於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逝世，得年僅五十歲。

沈力揚的口頭禪是「人要活得有用，活得快樂」。他自己是醫生，得了癌症，甚至還能活多少天都能預估，可是他瀟灑自如，無視生死，天天照常忙碌，關心的事情既多又廣。他能「以志帥氣」，把生死的恐懼徹底丟棄，是一位罕見的有大勇之人。他

本是一位醫生，他的做為卻遠大過一位醫生。他留下了太多的榜樣。他的同學好友陳福民醫師說的是：「力揚即使非完人，但也已接近完人。」他愛人，愛這個世界，古人讚美偉大的醫生謂之以青囊壽世，他真的當之無愧。

徐麗韻女士回憶說：她母親腦部長瘤的惡訊，把全家帶進了無盡的陰霾與悲痛之中。腦瘤的切除，是一項危險性極高而又所費不貲的大手術，非她這類靠薪水度日的家庭所能負擔。幸而遇到沈力揚醫師，毫不猶豫地為其母開刀。還對她說，不必在意費用，人的生命才是最值得重視的。就這樣，整整七個小時的手術，使她的母親逐漸步上健康，重新拾回了生命，而沈醫師，祇象徵性地收了一點點醫療費用。

沈力揚夫人陳美靜說：回國這些年，沈力揚沒有開業，短時間利用下班時間在外兼差，有一次我替他整理

抽屜，發現有幾張欠條，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是兼差時病人沒錢給手術費，出院時寫給他的，即隨便塞在抽屜裏，望著那些已經泛黃的紙條，他只平淡的說：「都撕了吧！」有一次有個開貨車的原住民出車禍，身上分文沒有，那時一般醫院沒保證金是不給開刀的，但沈力揚還是不顧一切替他開刀醫治，他常說：「生命是最重要的，窮人富人的生命都一樣珍貴。」他在公家醫院領薪水沒有完全達到免費替窮人治病的願望，但他至少在能力範圍之內，為這個理想努力過了。

沈力揚對中醫學有相當的尊敬與關懷。中醫的發展，當然得由中醫界來研究與解決，所以研究中藥是一件極有價值與意義的事，但這並不一定必需中醫師來主其事，需要一群化學家和藥理學家共同努力，中醫師可以提供經驗中的「驗方」及臨床試驗。

沈力揚是著名的外科醫生，尤其對神經學科的成就和精湛醫術，但對

自己的病情卻完全無能為力，只能等待與忍耐，這真是世人最大的無奈。中國醫學史或世界醫學史上，沈力揚一定有其不朽的地位，所以榮總在他身後設有沈力揚博士紀念館，使這位滿懷愛心的名醫，永垂不朽。

參考文獻書刊

1. 若伊·波特 Roy Potter 著，王道還譯：《醫學簡史》，商周出版。
2. 陳福民撰：〈關於沈力揚醫師的一生〉。
3. 鄔翔撰：〈拓展國防醫學院的北平協和醫學院前賢〉。
4. 溫曼英著：《吳舜文傳》，天下文化出版。
5. 楊艾俐著：《孫運璿傳》，天下雜誌發行。
6. 《沈力揚教授榮哀錄》。
7. 國防醫學院校友會月季刊。
8. 《武進鄉訊》，台北市武進同鄉會出版。